

浪海云

下



——长江三部曲之三 鄢国培

云海浪

下

——长江三部曲之三

鄢 国 培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内 容 提 要

《沧海浮云》是长篇小说“长江三部曲”的第三卷。既可独立成篇，又与前两卷（《激流》、《巴山月》）有连续性。描写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人民渴望和平、自由、民主的生活，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疯狂地发动内战，在重庆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事件”。此时，我地下党工作人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积极领导并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革命群众，对敌展开了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艰险曲折的斗争：群氓盗宝，揭开鬼域之形；“一颗星”智斗云中燕，使老牌女特务黔驴技穷；实业家苦心经营，难逃历史厄运；陈布雷自杀，蒋家王朝树倒猢猻散。作品笔力纵横，波澜迭起，富于传奇性，是一部人物众多，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

沧海浮云（下）

鄯国培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2.625 插页2 字数316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42,000册

统一书号：10355·398 定价：2.30元

第十七章

—

新修的凯旋路盘山而下，有汽车坐的达官富商再不用坐滑竿由石梯坎穿城门洞下来了。

离凯旋门不远的西南行辕，现任的行辕主任是贺国光。自国府迁回南京以后，便成立了这个机构，代表南京政府坐镇西南，重庆依然是西南的政治、军事的中心。行辕新成立的督察处，也成了控制西南的特务中心。

行辕门口，日夜站着一个指挥交通的宪兵，他手里拿着红、绿色信号旗，指挥着由行辕进出的车辆。小轿车、摩托车、三轮卡等，鸣着喇叭，穿梭般的进出，好象公事特别繁忙。

在西南行辕旁边的一条长巷里，有一幢三层楼的洋房，是新任行辕督察处中校科长牟玉佛的公馆。

牟玉佛在《漩流》中出现过，是我党打入军统组织内部搞地

下工作的革命同志，代号叫“一颗星”。

抗战前夕，他在涪陵用计营救李明脱险后，幸好没露出什么破绽，引起段玉兴的怀疑，一直留在军统内太平无事。

最近，他被督察处徐处长看中，将他由江北稽查处提升到行辕督察处当了中校科长。

牟玉佛虽然当了科长，实际没负责什么具体工作，不过经常跟在徐处长身边应酬，陪着一些人打麻将牌。有了牟玉佛这样赌艺高强的彩客，徐处长可以包赢不输，所以成了与徐处长形影不离的红人。牟玉佛借此也得到很大的方便，在牌桌上他可以听到一些高级特务无意中泄漏出来的机密，加上他利用其它手段搞到的情报，及时送到中共南方局领导手中参考，为党建立了不小功勋。

每天下午，牟公馆门前便停靠着好几部吉普车和小轿车，还有传令兵专用的摩托车。徐处长到行辕办公室转上一圈，便喜欢来到这里打牌娱乐，牟公馆成了他实际的办公室，在牌桌上商量工作，发布命令。遇到上级有事找他，反正这里离行辕很近，可以随叫随到。

今天也不例外，牟公馆客厅里雀战正欢，噼噼啪啪的出牌声，还夹杂着几个女人的娇笑。

牟玉佛穿着丝棉长袍，外罩一件蓝色丝葛的长衫，仍然蓄着分头。原先青黝黝的黑发已变成灰白色，但面孔仍十分英俊，看不出老像。他一对有神的眼睛炯炯发亮，口里衔着象牙烟嘴，烟头上袅袅飘散着几丝青烟。

他十分熟练而随便地摸牌出牌，脸上始终挂着讨人喜欢的微笑。

在牟玉佛的下方坐着徐处长。徐处长在牌桌上喜欢坐这样的位置，就是重新搬庄，由牟玉佛做了手脚，仍旧会保持这样的位置。因为牟玉佛做他的上方很知趣，能及时将他需要的牌打给

他，凑成一副好牌，可以稳赢不输。

牟玉佛对方坐着的是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孙大胜。

坐在牟玉佛上方的是毛人凤的夫人向影心，就是顶顶大名的云中燕。

云中燕与徐处长曾经有过一段暧昧的关系。自从她嫁给毛人凤后，徐处长怕惹出是非，主动与云中燕疏远了。据说云中燕嫁给毛人凤时，曾提出过一个条件，便是不许干涉她的私交，毛人凤沉湎于云中燕的姿色和风度，再加想找一个事业上的帮手，所以勉强答允了。云中燕的私生活是放荡不羁的，婚后果真不受约束，弄得毛人凤十分恼火，但对云中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糊涂。杀人不眨眼的毛人凤，居然能容忍云中燕如此干，引起了许多人的私下议论猜测。有人说，云中燕的情夫中高级将领多，毛人凤之所以娶她，是为了与郑介民争夺戴笠死后留下的官位，要进行夫人外交，云中燕也果真给毛人凤夺得了保密局长的位置，故此，毛人凤不敢管她，也管她不了；有人说，云中燕有一股令男人屈服的魔力，毛人凤被云中燕这种魅力镇住了。总之，云中燕在保密局一般人的心目中不仅是女英雄，而且还是具有女妖般魔法的尤物，使她更带有神秘色彩，更富传奇性。

云中燕从南京来到重庆已经几个月了，但重庆地下党的线索依然没有发现。她并不太喜欢打牌，来这里主要为了与徐处长继续旧好，借打牌来消磨时光。

今天云中燕的装束与那次欢迎威尔逊的聚会上大不一样，她脱去了海勃龙的大衣，穿着一件黑色金丝绒的旗袍，高高的衣领衬托着她顾长的脖子；戴着一串珍珠项链，颗颗珍珠都象枇杷一样圆大，闪射着炫目的光泽——据说这是慈禧陪葬的物品，是一个特务头子孝敬给她的。

云中燕耳垂上戴着一对翡翠耳坠，娇艳欲滴，将她一张白皙的瓜子脸衬托得更加妩媚。她把眉画得不浓不淡，一对不算大的

眼睛流盼自如，留海梳得很低，将她略高的额头恰好遮住。经她一打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恬淡优雅。她笑不露齿，抿嘴一笑，将嘴角一对小酒窝清晰地呈现出来。她的平语说得很好，吐辞柔和悦耳，露出雍容不凡的气度，看不出她的确切年龄，仿佛还有少女般的羞涩，细嫩的脸蛋上经常飞上红晕，确实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

这牌局都是保密局的人，为啥明知牟玉佛是彩客还要与他一同打牌呢？其实牟玉佛在这种场合是十分知趣的：肯定只输不赢，与他们周旋得异常得体，让其他三个牌角人人满意，大输家总是他无疑！

牟玉佛手中拿着一张牌随意打出：“八筒！”

“卡八筒，正好和了。”徐处长一张马脸有点象死去的戴笠，他兴高采烈地大叫一声，将面前的牌推倒摊明，“清一色，满贯！”

云中燕蓦地偏过头去看牟玉佛面前的牌，她的柔软滑亮的黑发挨着了牟玉佛的面颊，牟玉佛闻嗅到云中燕发上的幽香。他拘谨地将头让了一让，推牌已经来不及，只好任她看个清楚。

“牟科长，你故意将一搭牌拆开打出，让徐处长和了满贯，真会打牌啊！”云中燕缩回头去含笑轻轻拍了拍牟玉佛的手背，眼波流动地也视着徐处长说。

徐处长生怕云中燕生气，他深知她的脾气，有时喜怒无常，翻脸也是很快的。他又不便为牟玉佛辩解，干笑了两声：“夫人，你的钱包已经装不下了，我是为你代为保管啊！”

牟玉佛神态反而坦然，他轻轻拍了拍云中燕戴着一枚钻戒的手——这枚钻戒是牟玉佛新近送给她的——笑容可掬地说：“夫人，你刚才也和了一个满贯，我是同样打法！”

在云中燕的面前，牟玉佛外表虽然显得轻松，但心里多少有点紧张。根据他多年来的经验，云中燕恬淡优雅的外貌掩饰不住她

的深沉老练，确实是狡猾的老牌特务；凡事要倍加小心，才不致让她看出破绽。

云中燕莞尔一笑，边合牌边说：“牟科长真会说话！”赌桌上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了。

徐处长如释重负地仰头一笑：“夫人，在这里打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就算夫人犒劳了我们下属！”

云中燕只是淡淡地瞥了徐处长一眼，撇撇嘴说：“谁不知徐处长贩运鸦片发了大财，还要我犒劳吗？”

徐处长一听，不觉吓了一跳，他与云中燕虽有过一段私情，晓得她在感情上变幻莫测，面善心狠，在她面前一直不敢放肆，总是小心翼翼，曲意奉承。这时云中燕和颜悦色地点出他贩运鸦片的事，要是戴笠在世，查出这种事情，不枪毙也是坐牢。戴笠死后，最有资格取得保密局局长宝座的郑介民和毛人凤各拉一帮人明争暗斗，军统的纪律大大松弛了，所以徐处长才敢贩禁，中饱私囊。

徐处长的神态十分尴尬，他不敢承认，但也不敢否认，要是当面欺哄她，她是绝不留情的。

徐处长正不晓得如何回答好，这时云中燕身后坐的女保镖为徐处长解了围，她将装上香烟的琥珀烟嘴递到云中燕嘴边：“夫人，请吸烟！”

这位女保镖，外号叫一点红，有两重意义：因她弹无虚发，一点见血，再是她有一张小巧的嘴唇，天然的红润象涂过唇膏一般，远看一点红，故有此名。她“啪”地扭燃了打火机，给云中燕点上了香烟。

云中燕一心打牌，再没说什么！

只有孙大胜暗暗不服，因他手气不好，也是输家，他平时占惯了便宜，是从不吃亏的。他见牟玉佛为了讨好徐处长和云中燕，拖累到自己也跟着输钱，因此他对牟玉佛十分不满，心中

然不高兴，但不敢公开流露，怕得罪了徐处长和云中燕，只是紧绷着脸，盯了牟玉佛一眼，然后默默地专注起牌……

八圈麻将打完，徐处长还要再打，云中燕为了消遣，又是大赢家，无可无不可；孙大胜陪着牟玉佛输了不少，暗暗感到心疼，他晓得再打下去，不仅捞不回本，还不知要陪牟玉佛输多少！于是，孙大胜用手摸着额头，蹙着眉说：“我有些头疼，休息一会再打吧！”

徐处长向孙大胜瞟了一眼，正想说啥，这时一个女侍进入客厅向牟玉佛说：“牟先生，茶点已备！”

牟玉佛早将孙大胜不悦的表情看在眼里，心中暗感好笑，他趁机含笑对云中燕说：“夫人，休息一会再战，请用茶点！”

云中燕已站起身来，一点红不等她吩咐，已上前将她面前赢的钞票装进手提包内。

徐处长牌兴虽高，也只好站起身来，不坚持再打八圈了。

牟玉佛抢在前面引路：“毛夫人，徐处长，请！”

他也不冷落孙大胜：“孙处长，请！”

一阵皮鞋碰击楼梯，他们走上了二楼。在二楼梯口上挂着一块醒目的牌子：“机要重地，严禁无关人员入内”。

楼梯口还站着两名穿西服的便衣警卫——这都是牟玉佛可靠的心腹人——除了云中燕的两名女随从外，其他人员照例留在楼下，不许跟上。

他们进入一间布置精致考究的房间，房内一色西式家具，连茶几上的烟缸也是镀铬的美国货，亮锃锃地可以照见人影。

云中燕一提旗袍下摆，安坐在正中的沙发上。沙发后有两张木椅，一点红和玛丽分坐两边侍候。

徐处长和孙大胜坐在离云中燕不远的沙发上。

牟玉佛忙进忙出，从女侍手中接过茶点，端进房放在每个面前的茶几上。端放完毕，他才关上隔音门，自找一张沙发坐

下。

云中燕喝了一口咖啡，咂了咂嘴，称赞说：“牟科长不仅牌艺高强，连煮咖啡也十分在行。这样可口的咖啡只有在美国朋友那里可以喝到！”

她偏过头去问：“玛丽，是吗？”

长像十分象外国人的玛丽小姐也学云中燕的样子咂了咂嘴，说：“夫人精于此道，哪会有错！这咖啡煮得确实不错。Very good！”

“夫人和玛丽小姐太过奖了！”牟玉佛不卑不亢地说。

孙大胜也想讨好云中燕，他用手绢揩了揩嘴，望着云中燕奉承说：“夫人，电影《天字第一号》自上映以后，影院场场客满，简直把夫人演活了。你成了众人景仰的女英雄，街头巷尾都在谈论你呢！”

云中燕正随意叉起一块西点凑近嘴边，她轻蔑地撇了撇嘴：“这样的奉承话我已经听腻了，不愿听！”

孙大胜的脸立刻羞得绯红，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神态，忙端起杯子喝下啡咖。他还听到说，《天字第一号》中的那位由军统派往北平搞地下工作的男特工便是许多年前的徐处长。这位男特工不知领导他的天字第一号便是他旧日的情人——大汉奸的姨太太、生活中的向影心。孙大胜当然不敢冒昧问个真假，但从外表看，云中燕对徐处长不象有过私情的样子，刚才，云中燕亲昵地拍牟玉佛的手背，而牟玉佛也拍云中燕的手，仿佛云中燕与牟玉佛倒象有点名堂！

孙大胜边想边忍不住打量他们，想从中看点门道出来。

云中燕放下叉子，掏出手绢揩了揩嘴；这时，一个传令兵送来一封南京保密局本部发给云中燕的密电。云中燕交给玛丽，由她将密电翻译出来。

云中燕看完密电，兴奋地站了起来，迫不及待地宣布说：“诸

位，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大家惊诧的目光不约而同都投向云中燕，专注听她说下去。

“总部收到的最新情报，胡宗南的部队已占领延安！”云中燕将手中的电报扬了扬。

“哎，真快！重庆中共办事处才撤走不久，想不到这快便占领了延安！”徐处长笑容满面地说。

“胡宗南不愧是领袖的得意学生，神兵！真是神兵！”云中燕的面孔兴奋得红通通的。

孙大胜迫不及待地问：“夫人，既然已占领了延安，一定活捉住共党领袖罗！”

云中燕兴奋的表情消失了，她坐回沙发上，一会才慢吞吞地说“电报里没提这件事，可能还没捉住！”

徐处长十分狂妄地说：“夫人，胡宗南既然已占领了延安，即使没捉住共党领袖，但是端了共党的老窝子，他们顶多带了几个残兵逃脱，不信他还可以来一次二万五千里南征？胡宗南有几十万军队，都是精锐的美式装备，连抗日中也没投入使用，而陕北不过弹丸之地，可以象篦子梳上一遍，共党领袖就是能上天入地，也是跑不脱的，捉住他，不过早迟之间！”

云中燕嫣然一笑：“徐处长说得对，捉住共党领袖不过早迟的事，说不定明天便可以听到佳音！”

牟玉佛骤然听到这个消息，很觉突然，他事先知道胡宗南已打响了进攻延安的炮声，想不到这么快便让胡宗南占领了延安！要不是局本部来的密电，他准不会相信。听说没有什么中央领导人被胡宗南捉住，他才稍为定了定心。

云中燕偏偏留意到牟玉佛的神态，他问：“牟科长，你说这是不是好消息？”

牟玉佛暗暗吃了一惊，生怕云中燕看出他的破绽，不慌不忙

地说：“夫人，这当然是好消息，我正在盘算如何开个小规模的庆祝会，准备向夫人请示如何办理呢！”

“开庆祝会！我看明天再说。”云中燕含笑说，“牟科长，拿香槟酒来，我们碰杯，先庆祝庆祝！”

牟玉佛答应说：“好，夫人！”

他急匆匆打开隔音门安排去了。

一会，牟玉佛带着一个侍女进来，侍女托着一只黑漆描金木盘，木盘里几只高脚杯里盛满了红艳艳的香槟酒。

他们各取一杯香槟酒象众星捧月般围住云中燕，发出一阵叮叮当当的碰杯声，嚷道：

“为国军的伟大胜利干杯！”

“将‘共匪’斩尽杀绝，戡乱建国必胜！”

.....

喝尽了碰杯酒，热烈的气氛正到高潮时，云中燕的表情蓦地变得冷若冰霜，她牵起旗袍下摆坐回原位，大声吼了一声：“给我静下来！”

一个个特务顿时噤若寒蝉，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弄不清是谁惹恼了云中燕，大都露出惶惑的表情注视着云中燕。

“坐下！”云中燕冷冷地吩咐了一声。

徐处长见惯云中燕这种感情上的突然变化，并不以为奇怪。他坐下安详地抽着香烟，望着云中燕沉默不语。

孙大胜不禁现出惶恐的表情，惊望着云中燕，半边屁股坐在沙发上。

牟玉佛表面虽然镇定自如，但内心暗自留意着云中燕的动静。

云中燕声音平缓，但含着一股严峻的气氛：“刚才电报中，毛老板还直指示，前方胡宗南打了胜仗，占领了延安，共产党处于不利地位时，惯会转入地下活动，重庆这个地方，虽然国府已

迁南京，在西南仍属首府，处于重要地位。根据情报，重庆中共地下党十分活跃。我们后方也要象胡宗南一样打一个漂亮仗，让中共地下党无处容身！”

云中燕说到这里，目如流星般发出冷光向在场的人脸上一扫：“在重庆，前次民众借沈崇事件聚众闹事，捣坏了美国领事馆的门窗，美国大使为此向国府提出强烈抗议。威尔逊上校已掌握了重庆中共地下党的一些重要线索，要我们迅速跟踪追寻；蒋委员长提出戡乱建国，我们连重庆中共地下党的影子也没找着，这哪里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党国？又怎样向美国盟友交待！我们保密局深负党国的重托，这样，哪能谈得上忠实执行‘最高决策’，完成戡乱建国呢！”

云中燕换上了一支香烟，一点红主动扭燃打火机，凑近给她点上烟。

云中燕猛吸了一口香烟，一口气闭住，片刻，才见淡淡的青烟从她两个鼻孔里徐徐飘逸出来。

徐处长一直抽着香烟，默默注视着云中燕；孙大胜听过有关云中燕许多传闻，晓得她貌似一朵花，心肠却异常狠毒。他一直十分紧张，态度拘谨得有些可笑。

牟玉佛坐得离云中燕远一点，他已看透云中燕外强中干的虚假态度，已不再感到紧张。他悠闲地吸着香烟，不住向烟缸里弹着烟灰。

沉寂了一会，云中燕的声音十分平板：“你们先谈情况谈一谈！”

她的目光仿佛柔和了一些，精致好看的脸角边还露出了一丝笑意。

徐处长盯了孙大胜一眼，示意他先谈。

孙大胜见云中燕态度平和了一些，忐忑不安的神情稍稍缓了点。他轻轻咳了一声，面对云中燕说：“夫人，我们已经掌握了

重庆中共地下党的一些线索，目前正在跟踪收网，不日便可……”

“具体点，少说废话！”云中燕打断了孙大胜的话，声音不高，却显得异常严厉。

孙大胜原对云中燕就心存敬畏，不由浑身一抖。他觉得云中燕确实厉害，看来很难用几句空话、套话把她应付过去。他欠了欠身：“是，是，我一定详尽地向夫人报告。”

他见云中燕脸上并无怒容，才小心翼翼地说：“我们有确切的情报，原先回到延安去的那位八路军办事处的参谋李明已经潜回重庆！”

“有啥根据？”云中燕紧紧追问。

孙大胜立刻现出得意的神色，他从军便服的上装袋里摸出一个小皮匣，从匣里掏出一张相片，站起躬身，递到云中燕的手中：“请夫人过目！”

云中燕一看相片见是站在码头上拍摄的，江边的一艘趸船边停靠着一艘轮船，可以看清船名灯上写着“民顺”两字，晓得这是民成公司专跑渝——涪线的客货轮，这时正在下客，跳板上无数旅客拥向出口……

云中燕抬起头来迷惑地瞟了孙大胜一眼，不等孙大胜解释，她转头吩咐一点红：“将放大镜给我！”

这些物件一点红是常带在身边的，她很快便从皮包里取出放大镜递到云中燕手中。

孙大胜露出得意的微笑望着云中燕，他见云中燕拿着放大镜仔细察看相片，渐渐露出惊讶的神态。他说：“夫人，你一定看出名堂来了，我个共产党人自会知情！”

“是的，我已看出名堂来，夹杂在旅客中的一个人，他好象是……”

“夫人，据为果真可靠，一看便认出李明来。”孙大胜又掏出一张相片，“夫人，这张是我们特技室用高倍放大机将那张相片

的局部放大一百倍的图象，经鉴定那人确是李明无疑！”

云中燕接过那张将局部放大一百倍的相片，忍不住夸赞起来：“好，放大得清晰，果真是李明无疑！”她不用放大镜也看得一清二楚了。

云中燕将手中的放大镜递还给一点红，迷惑地问：“孙处长，是你偶然拍上的相片？”

孙大胜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他带点夸耀的意味说：“威尔逊上校当面交给我追寻李明和杨春燕的任务后，我原先想出了‘守株待兔’的办法，可后来一想，这办法虽好，但旷日持久，要有高度耐心才行。除此之外，要在一百多万人口中找到李明，确实谈何容易。我废寝忘食，终于琢磨出一个好办法！因为设在码头、车站、以及通衢要道检查的特工，他们大都不认识李明和杨春燕，单凭看相片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很可能当面错过，还不知觉。何况特工人手有限，不可能一一细查……”

孙大胜罗里罗嗦说了一阵，他见云中燕露出感兴趣的样子，听得十分专注，不觉得得意忘形，自吹自擂起来。

孙大胜掌握的这一情报，他与徐处长虽然经常在牌桌上见面，也没向徐处长吐露半点口风，而徐处长在军统的资格比孙大胜老，在名义上徐处长是行辕督察处处长，虽不直接领导孙大胜，但毕竟职位比孙大胜高。现在孙大胜留这一手，跨越他直接向云中燕报告邀功，徐处长因此十分不悦，暗中对孙大胜不满。他见孙大胜得意忘形的样子，实在容忍不住，蓦地打岔说：“孙处长，你说简单扼要一些好吗？”他斜睨着孙大胜，嘴角露出讥讽的笑意。

孙大胜望见徐处长的神态才赶忙收唇：“夫人，我是想到我们的摄影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可以在各码头、车站等重要处所，一个个镜头拍下，然后再冲洗出来仔细研究，使许多情况不要遗漏。果然，我们这样做有了新的发现，李明显然是搭民顺轮来重庆

的。他已化过装，漏过了我们的耳目，但是终于……”他做了一个手势，“哈哈，终于给我们抓住了他的影子！”

“抓住影子有啥用？人呢，他在哪里？”徐处长挑剔地说。

“徐处长，请你不用插嘴，让孙处长说下去！”云中燕不满地瞟了徐处长一眼，冷冷地说。

徐处长见云中燕当众给他碰了钉子，没给他留面子，脸上不禁涨得通红。

孙大胜已感到自己刚才忘形，惹起了徐处长的不满，他是不愿公开得罪徐处长的。这时，他反而给徐处长圆面子说：“徐处长说得对，抓住影子没抓住人，这是美中不足……”

云中燕蹙起眉头，岔断了孙大胜的话：“根据情报，在宜昌还发现李明与杨春燕在一起，为啥单只李明一人到了重庆？杨春燕在哪里下了船？”

孙大胜毫不思索地回答：“很明显，杨春燕在涪陵下了船，她到石牛场一带活动去了！”

云中燕见孙大胜的口气很肯定，她的声音变得更柔和：“孙处长，你一定有根据罗！”

孙大胜点了点头，脸上忍不住又现出了自得的笑容。“民顺轮是跑重庆到涪陵的专班，李明搭它到重庆，说明他在涪陵停留过。就在李明到达重庆的同一时间，涪陵侦缉队清乡时，在一个叫梅垭的幺店子里，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女人。侦缉队正想搜查她，这女人竟开枪逃跑，躲进大山里去了。根据涪陵侦缉队的报告，这女人的外貌特征与杨春燕无异。并据我们在石牛场的特工密报，这女人在抗日战争末期，曾在石牛场出现过，后来一去没有踪影。这石牛场抗战前就发生过抢粮暴动，共产党有基础，因此，我认定杨春燕是在涪陵与李明分手，她到石牛场一带活动去了。”

孙大胜说得有头有尾，在情在理，云中燕不禁对他有了好印

象，连声称赞说：“对，孙处长的推断有道理，一个特工正需要这么丰富的想象力！”

孙大胜受宠若惊，假意客气说：“夫人过奖了。没有夫人指点，我再有丰富的想象力也白搭！”

云中燕仿佛对孙大胜最后的一句奉承话毫无兴趣，她巡视大家一遍，用手指在自己膝头上轻轻敲了敲：“那……李明现在隐藏在哪里呢？”

云中燕脸上的笑容陡地一收，她的声音中有一股令人寒栗的力量：“孙处长，迅速查找出李明，这是毛老板交给你的重任！他对有功的部下是不吝破格提升和赏赐的。倘若……”

她加重了语气，连眼波也闪着寒光：“倘若查找不出李明，哼，军统的纪律你是明白的！”

“是，是，我一定为党国效力，不负毛老板的栽培！”孙大胜的神气很认真，“夫人，请你放宽心，我一定能捉住李明！杨春燕也跑不脱！”

云中燕转向徐处长问，眼角也扫了牟玉佛一眼：“你们的看法如何？”

牟玉佛缓缓地站起来：“夫人，你们谈谈，我去叫他们准备晚餐，务请夫人赏脸！”

牟玉佛装出对他们的谈话不感兴趣的样子，从容地走出去。

云中燕没有说啥，她目送着牟玉佛出去，见隔音门重新关上后，她盯着徐处长的面孔问：“哎，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因为牟玉佛很少过问这类事，他的离开显得十分自然。

徐处长虽然对孙大胜不大满意，却不露痕迹地说：“孙处长很能干，这事交给他负责去办，我想，不出十天，准会听到他的佳音！”

云中燕赞许地点了点头，向孙大胜说：“听清没有，十天为